

013033213

C52
242
V5

胡适思想录（五）

回顾与反省

胡 适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 京 ·



北航

C1639643

C52
242
V5

8158808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思想录. 5, 回顾与反省 / 胡适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074 - 2695 - 3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②古典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K825. 4 - 53②I21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9740 号

责任编辑 吕洪梅

封面设计 尚书堂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30 号 (邮编: 100053)

网 址 [www. citypress. cn](http://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总编室电话 (010) 6817192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 sina. com](mailto: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328 千字 印张 20. 5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 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68171928

目 录

contents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 / 1
追悼志摩 / 6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 / 13
追忆曾孟朴先生 / 16
兴登堡 / 18
刘半农先生挽辞 / 24
记辜鸿铭 / 25
海滨半日谈 / 29
丁在君这个人 / 33
高梦旦先生小传 / 41
张伯苓 / 44
追念熊秉三先生 / 49
纪念席德懋先生 / 52
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 / 53
怀念曾慕韩先生 / 58
追忆泰戈尔在中国 / 59

- “的”字的用法/ 62
再论“的”字/ 68
三论“的”字/ 73
《白话诗研究集》纲要/ 75
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 76
朱敦儒小传/ 84
《孔雀东南飞》的年代/ 86
白话诗人王梵志/ 94
《周南》新解/ 99
魔合罗/ 117
蒲松龄的生年考（一）/ 122
读曲小记（一）/ 124
读曲小记（二）/ 129
读曲小记（三）/ 131
蒲松龄注意折狱/ 134
记但明伦道光壬寅（1842）刻的《聊斋志异新评》/ 135
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 141
“乍可”/ 145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146
王梵志的《道情》诗/ 149
《西游记》的沙和尚的来历/ 150
《永宪录》里与《红楼梦》故事有关的事/ 151
清圣祖的保姆不止曹寅母一人/ 156
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 159
康熙朝的杭州织造/ 165
《四进士》戏本/ 170
“十殿阎王”/ 172
南宋初年的军费/ 173
叶天寥年谱（刘承幹刻本）/ 175
罗壮勇公年谱（汪氏振绮堂刻本）/ 178
《汉书·地理志》的诗古义/ 180
曹魏外官的“任子”制/ 184

曹操创立的“校事”制/ 186

孙吴的“校事”制/ 189

两汉人临文不讳考/ 196

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 209

八股的起源/ 218

补记曹魏的“校事” / 221

《群书治要》里的《晋书》 / 224

海外读书笔记/ 226

范缜、萧琛、范云的年岁/ 240

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 243

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 247

《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 256

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 281

说“史” / 288

注《汉书》的薛瓌/ 293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

林琴南先生（纾）在民国七、八年之间，最反对白话文学的运动。他有书给蔡子民先生，攻击当日几个提倡白话文的教授；又作了几篇小说，丑诋蔡先生、陈独秀先生、钱玄同先生和我。白话文学的运动开始以来，反对的人很不少；但最出力的，在新少年中要算学衡社的几位先生，在老年中要算林先生了。

然而林琴南先生上月去世的时候，北京有几家报纸竟引我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里论林先生的话来做他的盖棺定论！这真是林先生生前梦想不到的事。

现在我要做的一件事，更是林先生梦想不到的。我要发表林琴南先生三十年前做的白话诗。

二十八年前（光绪丁酉，1897）正当维新运动将成立的时期，国中的知识阶级受了种种外患的刺激，大家都期望做一番改革的事业。富国，强兵，兴学堂，开风气，开通民智，废八股，废缠脚……的喊声，到处都听得见。在通商口岸，这种喊声更是热闹。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心苦口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

那时候，林琴南先生受了新潮流的影响，做了几十首新乐府，批评种种社会制度的不良，发表他的革新意见。这些话都可算是当日的白话诗。当时曾印了一千部行世，原名为《闽中新乐府》。现在此书的印本已很不容易得了。去年我在南方时，高梦旦先生写信给我，说他家中有人从破纸堆里捡得此书。高先生选抄了一部分寄给我，说可为“五十年文学史的材料”；又说“可以见思想变迁之易，而稚晖先生真不可及也！”高先生的话真不错：林先生的新乐府不但可以表示他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并且可以使我们知道五、六年前的反动领袖在三十年前也曾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

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所以我把这些诗选了几首，托《晨报》纪念号发表出来。

村先生 讥蒙养失也

村先生，貌足恭，训蒙《大学》兼《中庸》。古人小学进大学，先生躐等追先觉，古人登高必先卑，先生躐等追先知。童子读书尚结舌，便将大义九经说。谁为“鱼跃”执“鸢飞”？且请先生与“式微”。不求入门骤入室，先生学圣工程疾。村童读书三、四年，乳臭满口读圣贤。偶然请之书牛券，却寻不出“上下论”。书读三年券不成，母咒先生父成怨。我意启蒙首歌括，眼前道理说明豁。论月须辨无嫦娥，论鬼须辨无阎罗，勿令腐气入头脑，知识先开方有造。解得人情物理精，从容易入圣贤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法念德仇亦歌括，儿童读之涕沾襟。村先生，休足恭；莫言芹藻与辟雍。强国之基在蒙养，儿童智慧须开爽，方能凌驾欧人上。

小脚妇 伤缠足之害也

(1)

小脚妇，谁家女？裙底弓鞋三寸许。下轻上重怕风吹，一步艰难如万里。左靠嬷嬷右靠婢，偶然蹴之痛欲死。问君此脚缠何时？奈何负痛无了期，妇言，依不知。五岁、六岁才胜衣，阿娘做履命缠足，指儿尖光腰儿曲；号天叫地娘不闻，宵宵痛楚三更哭。床头呼阿娘：“女儿疾病娘痛伤，女儿颠跌娘惊惶；儿今脚痛入骨髓，儿自凄凉娘弗忙。”阿娘转笑慰娇女：“阿娘少时亦如汝。但求脚小出人前，娘破功夫为汝缠。”岂知缠得脚儿小，筋骨不舒食量少。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

(2)

破屋明斜阳，中有贤妇如孟光，搬柴做饭长日忙，十步九息神沮伤。试问何为？脚不良。妇看脚，泪暗落。缠来总悔当时错。六、七年前住江边，暴来大水声轰天，良人鱼贩夜不反，娇儿娇女都酣眠。左抱儿，右抱女，娘今与汝归何所？阿娘脚小被水摇，看看母子随春潮。世上无如小脚惨，至今思之犹破胆。年来移家居傍城，嘻嘻火鸟檐间鸣，邻火陡发鬼神惊，赤脚抛履路上行。指既破，跟且裂，足心染上杜鹃血。奉劝人间足莫缠，人间父母心如铁，听依诉苦心应折。

(3)

敌骑来，敌骑来，土贼乘势吹风埃，逃兵败勇哄成堆。挨家劫，挨家杀，一乡逃亡十七八。东邻健妇赤双足，抱儿夜入南山谷，釜在背，米在囊，蓝布包头男子妆，贼来不见身幸藏。西家盈盈人似玉，脚小难行抱头哭；哭声未歇贼已临，百般奇辱堪寒心。不辱死，辱也死；寸步难行始至此，牵连反累丈夫子。眼前事，实堪嗟，偏言步步生莲花。鸳鸯履，芙蓉绦，仙样婷婷受一刀。些些道理说不晓，争爱女儿缠足小，——待得贼来百事了！

百忍堂 全骨肉也

(1)

百忍堂前善气祥，百忍堂后戾气殃。家庭贵和不贵忍，请言流弊百忍堂。张公初意原持正，公平二字操家政，纵有烦言出女流，只装聋聩心无竞。有张公，焉得争？非张公，便不行。我今试画妇人心，忍之为害江河深。一家安得无贵贱？同槽共食谁相炫？惟有裙钗辨最精，微言琐语揣摩遍。阿兄新选官，夫人例进金蝉冠；叔姒成行少颜色，无风水渐生波澜。床头咎丈夫，青衫何异舆台躯？朝言暮语郎心变，铮铮气节家庭见。不遵约法但称高，帷房日亦声嘈嘈。恶声先及兄婢仆，非理责人人不服。婢立遣，奴立逐；笑在眉梢怒在腹。不羡阿兄气量宽，只言贫贱作人难。缙绅

尚如此，庶民更猥鄙。兄无钱，弟有钱；今日钏，明日钏。锦绣折叠和衣眠。后房老嫂衣衾薄，坐近薰笼声瑟瑟；无论势利起家庭，第言一本殊哀乐。我思张公当此时，惟行宗法能一之，哀多益寡无参差。孰知妇人心，又有一番语：我用丈夫钱，此事何关汝？阿兄无藉落拓人，衣食出我夫妇身。伯姒生儿制文禄，即夺吾儿坐上茵。张公此际将何术？岂能七出持刑律？只有冥心不见闻，闺房戾气成游氛。须知筵席无不散，何苦相聚成冰炭？许武曾闻析产居，比君高义当何如？妇人相近则相妒，公平析产古无数。产析仍深骨肉情，半丝半颗相关顾。感人容易情亦生，才破妇人心上痼，才破妇人心上痼！

（2）

我思百忍堂，最穷是家督。焉能以己心，尽体人衷曲？譬如一家中，四人亲手足；长兄最早娶，生儿至五六；仲氏亦多男，未育者季叔。兄子秋来攀桂花，满堂纓纓如红霞；公车去盼南宫榜，往返川贤三百两。次子春来复采芹，鹏程万里济青云；卯金又向公房出，一时支应殊纷纭。以次男女论嫁娶，衣笥镜奁渐无度，度支绌处卖庄田，酬应烦多须费钱。叔季兰徵尚未兆，兄自用多我用少。叔娣宵来痛彻心，季娣衔愤尤深沉，长兄仍自持公义，一衫一裤咸无异。兄动裁衣十袭余，弟仅夫妇袍与襦。二兄女儿纷成队，叔季夫妻徒向隅。长兄仍不将家析，思将百忍追前哲。本愿公平却不公，产微累重一时空。诸郎尚恃先畴在，齐齐意气矜湖海。家督心殫爨始分，釜甑以外无公文。叔季此时却生子，艰难不如诸兄比。头不冠，脚不履。阿娘痛愤胸怀里。“尔父心仪百忍堂，一生只益长兄房。长兄百事已楚楚，无食无衣难为女。”试请张公听此语。

棠梨花 刺人子惑风水之说不葬其亲也

棠梨花，为谁好？三椽权屋迷春草。屋是城中显宦家，二十年前才告老。南庄屋，北庄田，岁入百间百万钱。钟停漏歇主翁病，死时吊客如云盛。枕块方披孝子哀，开场先下地师聘。地师来洋洋，奴仆相扶将。地师病嗽需梨浆，地师嗜酒陈杯觞；地师烟瘾芙蓉香，银灯照耀地师床。地师怒且语，主人伏如鼠。地师欢笑主起舞，明朝得地生制府。地师登山腰與

高，山佃疾尾如猿猱。朋奸齐心做主贼，地师山佃甘如蜜。分赃不均忽懊恼，地师山佃辞颠倒。主人右地师，但求吉地无嫌迟。一年水患田不收，二年火患焚高楼。三年盐业败垂尽，主人日夕怀隐忧。长生库质黄金钿，华堂犹设地师膳。还期富贵墓中来，山南山北搜寻遍。地师囊未实，主人风水须时日。孰过荒凉权屋前？落叶成堆秋瑟瑟。地师地师道葬经，何不自家安先灵？妖言惑众干天怒，人祸虽逃有鬼刑。

破蓝衫 叹腐也

破蓝衫，一着不可脱，腐根在内谁能拔？案上高头大讲章，虚题手法“仁在堂”。子史百家在杂学，先生墨卷称先觉。腐字腐句呼清真，熟字连篇不厌陈。中间能炼双搓句，即是清才迥出尘，捷秋闱，试南省，丝纶阁下文章静。事业今从小楷来，一点一画须剪裁。五言诗句六行折，转眼旋登御史台。论边事尊攘，咬定春秋义。边事凄凉无一言，别裁伪体先文字。吁嗟呼，堂堂中国士如林，犬马宁无报国心？一篇制艺来双手，敌来相顾齐低首。我思此际心骨衰，如何能使蒙翳开？须知人才得科第，岂关科第求人才。君不见曾左胡，岳岳人间大丈夫。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

（原载 1924 年 12 月 31 日《〈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

追悼志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个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大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却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得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适、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人，一定还不少。志摩所以能使朋友这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

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陈通伯先生说，

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链索，他是黏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黏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使我们老，他总是朋友中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缥缈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的棺已盖了，而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

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问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鶺鴒，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

任公又说：

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邑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十二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

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尽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

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

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

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的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是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扞索着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

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 Brand 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得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

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仍旧是他那一团的同情心，一团的爱。我们看他替朋友做事，替团体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他说：

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

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些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望着，